



BRILL

# 尘世的 批判

——论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



Criticism  
of Earth:

On Marx, Engels and Theology

[澳大利亚] 罗兰·玻尔  
(Roland Boer)

著

陈影 李洋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译著受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5HQ02。

# 尘世的批判

——论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

Criticism of Earth

On Marx, Engels and Theology

[澳大利亚] 罗兰·玻尔 (Roland Boer) 著

陈影 李洋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尘世的批判：论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澳) 罗兰·玻尔 (Roland Boer) 著；陈影，李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8

书名原文：Criticism of Earth: On Marx, Engels and Theology

ISBN 978-7-300-27147-7

I. ①尘… II. ①罗… ②陈… ③李… III. ①神学-马恩著作研究 IV. ①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3061 号

## 尘世的批判

——论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

[澳大利亚] 罗兰·玻尔 (Roland Boer) 著

陈影 李洋 译

Chenshi de Pipan

——Lun Makesi, En'gesi yu Shenxue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10 000

定 价 7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宗教（或神学）是理性通过祛魅现实寻求自身的过程。宗教本身超越维度带来的批判品格，指向宗教自身，使宗教得以维系。因此，宗教既不是迷信的最佳注脚和代名词，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人们信仰维度自我确证的合法性依据。宗教渗入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使用的话语体系，进而演化为一种通用的语言。借由宗教的语言，所有人都可以表达希望与祝福，也可以言说不满与反抗。宗教既蕴含了现代性的理性因子，又彰显了人类生命的脉动。宗教为追索个体存在、建构社会体制提供了广阔的论说空间和丰富的批判语汇。在这一视角下重审马克思、恩格斯与宗教之间的张力，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内涵，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宗教既是批判的对象，又是批判的起点和批判的武器。

众所周知，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些集中探讨宗教问题的作品之外，马克思对宗教的讨论散见于其大部分的作品中，这为系统地研究马克思的宗教思想增加了难度。此外，马克思鲜少探究宗教的本体论意义，因为他更加关心的是宗教的功能层面，特别是宗教与社会经济问题的关联。因此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人的自我异化》一文中表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可以大致概括为：首先他用哲学的方法批判宗教，接着用政治学的方

法批判宗教和哲学，最后用经济学的方法批判宗教、哲学和政治学。<sup>①</sup>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虽然马克思不遗余力地批判宗教信仰、宗教体制和宗教行为，但他从未倡导任何摧毁宗教的行为，因为作为反映现实世界的宗教并非马克思批判的归宿，即使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无宗教状态也不是源自工人阶级对宗教发起的反抗，而是宗教自身的消亡。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宗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全部精神风貌，宗教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现实剥削的批判，因此，当马克思批判宗教作为外在于人的信仰对人的操控时，他指向的实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与控制；当他批判基督教清教思想时，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清教思想与当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亲缘性。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也大多将宗教批判视为自己思想的切入点与开端，对宗教的批判是当时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关注的首要问题，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皆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宗教并非是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症结的表现。因此，当马克思言及宗教的时候，其矛头往往指向宗教之外，或许“挪用”一词更能体现他对宗教这种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

如果说马克思的批判生涯始于宗教，但最终落脚在政治经济问题上，那么恩格斯的思想轨迹则恰恰相反。当马克思撰写其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两篇论述犹太人问题的文章时，恩格斯正在思索政治经济问题，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等著作，而当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时候，恩格斯则在撰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晚年的恩格斯对基督教和《圣经》的研究更感兴趣，在去世前，他撰写了大量论及宗教的文章，如《启示录》、《布鲁诺·鲍威尔与早期基督教》以及《论早期基督教》，可见对宗教的批判是恩格斯批判生涯的落脚点。因此，将马克思与恩格斯放到一起谈论宗教，并非意味着二人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因为很明显，在继承基督教遗产的问题上，恩格斯的文章似乎更加凸显了基督教的解放与革命维度，这也是本书的作者罗兰·玻尔（Roland Boer）教授反复强调的。

罗兰·玻尔博士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海外人才项目特聘教授，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圣经》诠释学、批

<sup>①</sup> 参见 Löwith, Karl, "Man's Self-Alienation in the Early Writings of Marx" in *Social Research*, XXI (Summer, 1954) . p. 204.

判理论与《圣经》研究等领域的著名专家，也是著名国际期刊《宗教批评研究》和《圣经与批判理论》的编辑。玻尔教授撰写专著 30 余本，发表论文 200 多篇，为词典和百科全书编撰词条 150 多则，其作品被翻译为 10 多种语言。本书为玻尔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与神学”系列丛书之一，该丛书共有五卷，分别为：《天国的批判》（2007，中译本已在台湾出版）、《宗教的批判》（2009）、《神学的批判》（2011）、《尘世的批判》（2012）和《在泪谷》（2014）。前四本书的命名来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上述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玻尔教授希望挖掘并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主要宗教批判思想，重估这些哲学家思想中宗教因素的价值，并在论述的过程中给出自己的回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将天国、宗教、神学与尘世、法、政治对立起来看待，没有把它们视为二者择一的关系，从而片面强调从天国转向尘世的必然性，而是“立足天国，仰望尘世”，即在宗教的论说体系中，探讨世俗的问题，在与宗教的对话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

由于作者已经在“导语”的“概要”中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架构做出了清晰的勾勒，在这里就不赘述了。玻尔教授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立足文本细读，着眼文本内在的整体性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脉络的整体性，把研究的特色定位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语境以及自身批判体系的积极建构。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不难发现，作者使用源自《圣经》的内在性评论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进行文本解读，挖掘所有与神学有关的典故、反抗和暗流，并在注释中一一列举，这使本书的注释和附录中的参考书目成为其一大亮点。书中的注释不仅有对引文出处的标注，而且有作者对相同主题所涉及文本的归纳与总结，这对于浩如烟海的马恩著作而言尤为不易，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译著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这一特色，注释中涉及的作品也依据原文的体例编排在参考书目中，目的是便于读者进一步查阅。若无特别声明，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的译文皆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涉及的其他作家，如费尔巴哈、施蒂纳、鲍威尔等人的作品，若有中译本，皆出自现有中译本。

《尘世的批判》中译本问世，首先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教授。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始终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靖老师的支持与鼓励，在此

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疏漏，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本书的具体分工如下：

陈影：前言、导语、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结语、全书统稿

李洋：第二章、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

陈影

同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一样，我是移民的后代。我的双亲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移民澳大利亚，那时西北欧经济状况不佳（当时澳大利亚政府正大力宣传吸纳移民）。我的双亲在澳大利亚相识，我出生时他们都还是荷兰公民。事实上，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因为我学习的第一门语言是荷兰语。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经历了多重人生。

我的主要兴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宗教。可是，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却异于常人：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通过神学！我是在牧师家庭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一名神学家和牧师。这一背景，特别是归正神学，对我非常重要。后来我才发现恩格斯也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他深受归正传统的影响。所以，从加尔文转向马克思（同时保证加尔文的在场）也许并没有多么难以想象。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修了“政治与解放神学”这门课（这是我第二学位的一部分——我的第一学位是欧洲古典学）。上了这门课，我打算开始研究马克思，而不仅仅是阅读他的作品。于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集中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那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宗教之间各种可能的交集都进行了研究。

这将我引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圣经》批评、神学、政治理论、文化文学分析以及历史等领域。我开始对激进神学所引发的巨大的宗教进步运动倍感兴趣。有鉴于此，我称自己为基督教共产主义者。

同时，这也将我引向了中国，我现在每年都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教

学和研究。为什么选择中国呢？我最初主要研究的是西欧马克思主义，并著成了一部五卷本的作品——“天国与尘世的批判”（2007—2014年）。而在此之前，因为在东欧待了很长时间，我对俄国共产主义者和苏联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写了一本关于列宁的书，此外还有现阶段正在研究的斯大林，这位世界上唯一一位研究过神学的共产主义领袖（1895—1899年）。

如果从北半球看过去的话，很明显，我在一路向东。因为我来自南半球，我自己觉得我其实是在日渐北进。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很快我应该就能着手处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广泛且新颖的中文研究成果。现在，我在中国与许多不同背景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广泛的联系。当然，我已经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并计划对毛泽东和1976年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更为翔实的研究。

我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整个高校和学术体系之外。或者说，我一只脚踏入体系之内，另一只脚留在了体系之外，因为我只维持一个半全职的职位。这可以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一切都按要求来。我虽然指导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和神学，但同时又觉得自己与评估、衡量、资助和研究成果等一整套体系格格不入，我希望自己可以尽量远离这样的工作。

因此，我常常隐遁进山林之中，在荒野中独自徒步远足，或是骑车环游，希望可以远离其他人，也不用理会任何电话联系。我还喜欢乘坐集装箱轮船出游，花数周时间去另一个地方，抵达一个新的国家，就像数千年来人们做的那样：慢慢来，一点一点地来。我在中国也是如此，我喜欢远离城市，去往乡村，在这里可以学上一些中文，自然也是值得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浩如烟海，让我望而却步，这使本书的写作一拖再拖。最后，我总算打开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第一卷。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阅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全部，而之前我读的都是选段。2008年6月，在登上开往新西兰的一艘货船前的一个晚上，我读完了最后一卷。作品内容宏阔，我既疲惫又兴奋，这是我毕生最好的阅读体验之一。

这些卷本囊括了蹩脚的诗歌、情书、愠怒忧愁的父母，向我们展现出他们年轻时期的方方面面。很快，马克思作为一位孜孜不倦且才华横溢的作家出场，尽管他的家族长期以来健康状况都很不稳定，他对自己的健康却置若罔闻。相反，恩格斯很明显知道如何自得其乐，放松自己：他享受上好的啤酒与红酒、精致的烟草、女人，还有对长途徒步旅行和游泳的热爱。我们跟随他们，经历早期政治新闻审查带来的困境，面临被捕，然后在巴黎、布鲁塞尔、伦敦辗转流放。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是恩格斯与我十分相似的背景，还有他出众的语言能力（我读到了他的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丹麦语、荷兰语、弗里斯兰语、俄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梵语，还有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恩格斯经历了强硬派立场时期，撰写出的杰出作品涉及各种战争、运动和诸如步兵、步枪与城堡的历史。这时候的马克思正埋头在大量的经济数据中，写出一本本笔记，在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当马克思到达事业的顶峰，却因他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耗尽精力的时候，恩格斯挽救了局面。他没有放弃在曼彻斯特公司合伙人的身份，源源不断地通过邮局

给马克思汇寄英镑，直到最后他确保让自己和马克思都能够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后，才全身而退。严谨的脑力劳动和即时的新闻评论最终被热情洋溢的私人通信所取代。这时，马克思明显注意到了——特别是在那些关于痲病的冗长的文章中——自己持续恶化的健康（之前他不在意自己的健康，如今，健康已经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了）；我们也看到了恩格斯对生活的坚韧与无法压抑的快乐。这就是故事结尾的方式：恩格斯通过编辑马克思堆积如山的未完成手稿（他并非理解全部作品），忠诚地维系着马克思的遗产，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激励着恩格斯。

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份首先是作家。我开始尊敬作为作家的恩格斯。有的时候，恩格斯的确会过于武断和教条，他也不像马克思那样光芒四射，但其他时候，他的文本中闪烁着洞见和深邃的观察。与马克思热情洋溢、令人着迷的文章不同，恩格斯文笔轻盈，他可以让一个短语极具吸引力。我多次阅读他记叙从巴黎走到瑞士伯尔尼的经历、在瑞典和丹麦的游记、对抵达德国前经由许多中间人和商人（骗子）的棉包的极佳描述，还有满载着他评论吸烟、饮酒和女人的信件，事实上，还有他连续的涂鸦、画像和战争场景的叙述。只有恩格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我现在可以安心地上厕所，然后安心地给你们写信……真见鬼，厕所里有人，我憋得真难受。”<sup>①</sup> 也难怪恩格斯得享高寿。年轻时期的燕妮写在笔记本里的恩格斯座右铭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您喜爱的优点——愉快；箴言——从容不迫。”<sup>②</sup>

恩格斯经常要提醒马克思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做做运动，不要总是在破旧的桌椅旁伏案写作。马克思被苛刻的灵感所驱使，这让他晚上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休息的时候胡乱糊弄一口饭，然后就是一杯接一杯的咖啡和大量的烟草。信件中有很多地方都在说马克思整晚都在工作；或者连续工作 30 个小时，直到他眼睛太酸而无法继续；或者他实在过于疲劳，由燕妮接替他来写信。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就不难理解了——肝病、痲病、疼痛、脓肿、风湿，还有肺病（信件中充满了这些名称）——这也难怪当他去马盖特（Margate）海边，饮食营养，长足散步（到过最远的地方是 27 公里外的坎特伯雷），每天游泳并睡眠

① Engels 1839ff, p. 411; Engels 1839gg, p. 354.

② Engels 1868k, p. 541.

充足的时候，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因过度工作而积劳成疾；四十岁的时候辗转于强制性休息与疯狂的写作之间；在他 49 岁也就是《资本论》发表之后，他就已经精力耗尽了，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能活到 65 岁的马克思已经很幸运了。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Heinrich）对生活在柏林的儿子的印象可以总结马克思的创作方式：“圣明的上帝!!! 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踟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sup>①</sup> 或者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

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宗教的传教士也是一样，只是方式不同，他也遵循一个原则：“多服从上帝，少服从人们。”<sup>②</sup>

这样的结果就是马克思的文本通常充满紧张感、厚实感，它们无穷无尽，是那只无情的手所写就的。但他同样可以从那些纠葛中摆脱出来，创作出极具才气的文章，比如《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但很自然，他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少。我感到自己夹在中间：作为作家，我喜欢恩格斯胜过马克思，但马克思的原创性让我钦佩有加。我必须承认，我也时常屈服于那种严苛的灵感。

在我的研究中援引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果作品首先用德语出版，我选择列出德语和英语两个版本。但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都写了为数不少的作品，这些作品先用英语出版，随后被翻译成德语（经常还有其他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仅援引英文版。如果作品首次出版使用的是英、德之外的语言，我会提供两处参考。这些参考会提及作品首次创作的时间（直至稍后才出版）或首次出版的时间（作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便问世）。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选集”的人很快会发现它们中间重叠的部分不甚清晰。标准的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Werke*；MEW）选择性很强，这不仅体现在最早的著作中，而且出现在众多的新闻作品里。最开始，早期素材出现在 39 本正卷之外的两本补卷中——这两本补卷

① Marx (Heinrich) 1837, p. 688.

② Marx 1842i, p. 175.

一本是马克思的著作，一本是恩格斯的著作。在后来的版本中，它们成为第40卷和第41卷，随后又增补了两卷，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包容面更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Gesamtausgabe; MEGA)计划出版114卷，目前尚未出版过半。鉴于这些原因，我会在三种选择中挑选参考文献，有时会出现一本著作中收入的作品在另一本书中并未出现的情况。

本书为“天国与尘世批判”系列的第四本，写于我近乎隐逸的时期，当时我周遭的人都忙于自己的生活。我要感谢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和塞巴斯蒂安·巴德根(Sebastian Budgen)对本项目的热情支持，感谢萨拉·法里斯(Sara Farris)跟我就马克思、加尔文和韦伯进行持续的讨论，感谢扬·雷曼(Jan Rehmann)和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早期手稿富有洞见的评论，感谢杨慧林对该书汉译给予的热情支持，感谢张靖(或者我知道的凯茜)无与伦比的效率，让该书的翻译成为可能。还有许多读者在接触到丛书的第一卷——《天国的批判》(业已译成中文)后，寄给我评论、观察和请求，其中包括挪威的工会会员、中国台湾的神学家、澳大利亚的活动家和越来越多的译者。我很诚恳地说，这些让我感到意外，因此，我也要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最后，克里斯蒂娜(Christina)聆听了各种各样的引述、评论、疑问和观点。对她的耐心(这并不是她的天赋)，我深表感谢。

于希尔山

2008年12月

导语 .....	001
概要 .....	003
斗争的场域：神学与《圣经》 .....	007
结论 .....	018
第一章 隐秘的《圣经》 .....	021
智斗书报审查员 .....	022
反抗统治阶级 .....	027
腐朽统治阶级的一员——牧师 .....	032
经济学典故 .....	034
反抗其他论敌 .....	038
挪用与含混 .....	040
结论 .....	043
第二章 社论——神学、哲学与科学 .....	045
神学与科学研究 .....	046

神学与哲学 .....	048
教会与国家 .....	052
拜物教与偶像崇拜 .....	055
结论 .....	057
<b>第三章 反抗神学黑格尔主义者（一）布鲁诺·鲍威尔 .....</b>	<b>058</b>
以赛亚书（授课教师：鲍威尔讲师先生） .....	059
“我多年的朋友……” .....	066
犹太人问题 .....	072
神圣家族 .....	080
结论 .....	087
<b>第四章 反抗神学黑格尔主义者（二）麦克斯·施蒂纳与历史的     杠杆 .....</b>	<b>092</b>
施蒂纳的自我或历史的杠杆 .....	094
历史唯物主义的引擎室 .....	097
结论 .....	105
<b>第五章 反抗神学黑格尔主义者（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     反转 .....</b>	<b>108</b>
反转 .....	109
唯心主义与神学 .....	113
神学跳板 .....	115
反宗教的批判（Irreligious Criticism）或宗教批判的完成 .....	117
新的路德 .....	124
结论 .....	128
<b>第六章 黑格尔、神学与世俗国家 .....</b>	<b>131</b>
形式上的神学家 .....	132

神学国家 .....	134
神学之死? .....	137
世俗国家的悖论 .....	141
结论 .....	148
<b>第七章 偶像、拜物及雕像 .....</b>	<b>151</b>
宗教史 .....	152
偶像崇拜 .....	158
经济 .....	163
异化与劳动 .....	163
货币与基督论 .....	166
商品与资本 .....	168
结论 .....	174
<b>第八章 论花朵与铁链——神学的矛盾性 .....</b>	<b>177</b>
神学张力与《约翰福音》 .....	178
《圣经》与阶级冲突 .....	188
鸦片的两面 .....	191
马克思的抗辩：论恩典 .....	197
<b>第九章 《圣经》对恩格斯的诱惑 .....</b>	<b>200</b>
恩格斯的自我驱魔 .....	201
重重矛盾的挑战 .....	210
谢林：基督哲学家 .....	223
结论：论信仰的丧失 .....	232
<b>第十章 启示与革命 .....</b>	<b>235</b>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双重思考 .....	236

教条的无神论 (Doctrinaire Atheism) .....	237
革命的基督教对抗反动的基督教 .....	240
F. W. 克鲁马赫尔矛盾的加尔文主义 .....	242
对启示的钟爱 .....	245
论托马斯·闵采尔和农民 .....	251
早期基督教 .....	256
结论 .....	263
结语 .....	265
参考文献 .....	280
人名索引 .....	363
地名索引 .....	368